

探访茶奶奶

姚家明

腔招呼我们。

我和建平在沙发上坐下。张站长拿出一小包茶叶，装了一紫砂壶水，放在电热炉上加热。

建平几年前曾为茶叶站演艺厅塑过茶圣陆羽像，张站长和他很熟，话题便从陆羽说起。张站长说她想茶业站门口塑一个更大的陆羽像。接着从书柜里取出一本书交给建平，是长篇传记小说《陆羽大传》，接着又找了一本薄一些的小书。“你回去把这两本书好好看一看，把握一下人物形象。”张站长对建平说。

这时水已烧开。张站长把茶叶放好，便开始给我们沏茶。只见她将三个小茶碗用水洗净后，然后将茶一一斟上。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张站长和蔼地说。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香沁人心脾。

张站长告诉我们，陆羽一生酷爱茶，他用毕生精力创作了我国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建平补充说，陆羽为了研究茶，跑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走访茶农，还与诗人李白、张志和，以及大书法家颜真卿、怀素都有很深的交情。我喝着茶，听他们聊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惬意。

话题转移到商南茶上。张站长如数家

珍，她说商南茶现在已遍及各个乡镇，但最好的茶却在凤凰寨和龙王尖，而茶的好坏取决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包括气候、土壤和海拔，一般来说，海拔越高的地方，茶叶越好。

“要泡出好茶，必须要有好水。”张站长说。接着她又向我们介绍了商南哪些地方水质好，哪些地方的水质钙质太多……这些都是她长期观察、仔细研究的结果。难怪她一生取得了那么了不起的业绩，这跟她平时的处处留心、锲而不舍的学习研究是分不开的。

加了几道水之后，茶味渐渐淡了。张站长将茶叶换了，重新烧了一壶水，水开之后，她把水倒进茶器里，再让我们喝。我喝了之后，感觉味儿更好了。

张站长带着考问的语气说：“你们尝尝，这次茶味和刚才那一壶的茶味有什么不同？”我说：“味儿更浓一些。”

张站长说：“这是头一道，肯定浓一些。”建平问：“两壶水不是不一样？”

张站长说：“刚才那一壶水是自来水，这一壶是纯净水。自来水面里有其他矿物质，泡出来的茶口感要粗糙一些，纯净水泡出的茶要光滑润一些。”

我听了，再品一口，果真如此。

接着，张站长告诉我们，由于地理位置、

土壤性质的差异，商南各地的茶性也有所不同，水质不同，泡出来的茶味儿也不一样。她说她现在一年四季很难有闲下来的时候，但一直想启动一项工程，组织一班人马，化验商南各地的水质，选择最适合商南茶的水质，并详细分析商南茶的特性、优劣，形成一套完整的商南茶理论体系。

听到这话，我暗暗惊讶，商南茶产业已形成这么大的规模，原来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让人高兴的是，张站长已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张站长说：“这项工程工作量非常大，必须要有几个有耐心的专业的人士才行。”

我和建平自告奋勇地愿意为这项工程献微薄之力。

张站长高兴地笑了。

不知不觉天已快黑，我们起身告辞。

时间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脑海中依然清晰地记着那次见面的全过程。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如今仍不忘初心，为商南茶的发展壮大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位倾注一生精力，使商南茶从无到有形成富民产业的伟大女性，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干出了一番造福百姓的大事业。从她的身上，我们要学习的好多，好多。



“茶奶奶”张淑珍可能也没有想到，在她八十六岁高龄时还能迎来人生的又一次辉煌，继“三秦楷模”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这一殊荣，让她的名字在三秦大地更为响亮。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不禁回想起了十年前对她的一次探访。当时《金丝峡》杂志即将创刊，我想在创刊号上刊登一篇有影响的人物特写，写谁呢？我首先想到了商南茶叶站站长张淑珍，可是当时我和她还没有过深的交往。正在为难之际，我的一个朋友——青年雕塑家程建平有事找她，我们便相约着一起走进商南茶叶站。

张站长的办公室异常整洁幽雅，办公桌旁放置了两个大书柜，书柜里装满了书，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置了一套茶具。

“坐呀，我给你们泡茶。”张站长用商南

回不去的村庄(外二首)

明晓东

一路上的风温暖地吹着
蝴蝶的翅膀沾满露水
鸟儿们停止了歌唱 就连
篱笆墙上朝着天空媚笑的喇叭花
也紧闭了喜欢说东道西的嘴巴
而我的梦里 总是塞满了
老屋土墙上斑驳的阳光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我宁愿
做一个远古的农夫 荷锄南山
和村庄一起 地老天荒

那时 玉米林在周围密密麻麻地
站成青葱的岁月方阵 村庄里
到处开满鲜花 炊烟在屋顶
缠绕 扩散成淡淡的祥云
我们追着影子奔跑 如今村庄
只剩下了废墟 整体搬迁的人们
就连不舍和叹息都已被风吹散
空无一人的村庄 只有破碎的瓦砾
蹦跳着几只绝望的蜥蜴 再也回不去了
即使是变成一朵山间的野花
我始终没有想明白 是我们
遗弃了村庄 还是村庄抛弃了我们

迁徙

最早带来消息的是无所事事的风
它们沿着后山下来 奋力撕扯着
门前老核桃树的枝丫
仿佛要把这令人亢奋的消息
告诉所有活着的事物

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
即将到手的补偿费 算计着未来
风在呜呜地哭着 老屋像是
离不开土地的老人 一脸抑郁
用冰冷的表情估算着剩下的日子
谁也说不上这破旧的老房子
还能在风雨中站立多久

连头顶的炊烟也变得摇曳不定
人们的幸福感被一纸通告放大
没有人会对这贫瘠的土地恋恋不舍
只有日益空出的老屋 无法挪开步子
无奈地看着 门前树上空下来的鸟巢
最后两只喜鹊 在空荡荡的村庄上空
低低地掠过 我的心突然痛了一下
又一下 我知道这是因为
我们从此都成了无根的植物

闯入者

一只破旧的塑料袋在空中飞舞
多么像一个穷尽一生的流浪汉
抓住风的踪迹 就像一个落水的人
紧紧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命运终会
抛向哪里 撕扯着树木头颅的
是高处看不见的大手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惊慌失措

就如同此时我安静的夜晚
被一个闯入者打破 没有敲门声
直接推门而入 一个陌生的面孔
一口结结巴巴的方言和同样慌乱的我
相对而视 满是狐疑的目光
我们彼此看着对方
一样的惊慌失措 一样的懊恼万分
谁的生活愿意被一个陌生人打扰
我不禁怀疑这么多年我是否也闯入过
别人的生活 向世界说声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 我愿意用一生去挽回
这不经意间的过失



商洛山

(总第2422期)
刊头摄影 石祥民

“三八”妇女节抒怀

张勇

3月8日，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这个日子，盛开在三月的枝梢，以春天的花开，绽放心境。这个日子，站立在春天的山岭，以一抹嫩黄，吐芽季节的憧憬，那一粒一粒心愿，逐青岁月的故事，铺陈美好；这个日子，是一首写在扉页的小诗，平仄仄仄春天的鸟鸣与花香，以诗意的柔婉，抒发春天的心声，丰盈一个季节的时光。这个日子，因为特殊而格外美丽，这个日子，因为更多的祝福而格外灿烂！

这个美好的日子应该属于母亲。在这个日子，总会想起袅袅炊烟轻轻飘荡，想起厨房里那个忙碌碌的身影；在这个日子，总会看见节日的村头，久久眺望的一个身影；在这个

日子，也会看到放学后接过书包的笑容，看到那把花伞为我撑起碧蓝的天空。还有，那本《365夜童话故事》，不断演绎童年的快乐，幸福童年的生活。从孩童走进青春，走进未来，这母爱的阳光，年复一年，在岁月的枝头重复着春夏秋冬，让小屋的幸福格外丰盈。如今，我们应该多多担当，让年迈的母亲轻松愉快，让这段美好的时光拥抱母亲。

这个美好的日子不仅属于母亲，也应属于妻子，属于天下所有的女性。走进三月，就走进了春天的美妙，就走进了一个柔美的世界。不需要太多的形容词，不需要修饰点缀，因为那些美丽的女性，让这个三月太多的诗意与柔

美重叠，阳光的暖意开始孵化如花的心愿，那清澈的目光，那细腻的手指都在轻抚吐芽的心事，三月欢快的心跳与激动，在一声花开的细语里倾吐芬芳，这是多么美好的三月啊，这是多么灿烂的春天……

从三月走来的女性，一定具有三月的灿烂；从这个春天走来的女性，一定有春天的风韵。她们站在天地之间，笑着笑着，就笑成了一朵朵美丽的花。她们走着走着，就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天空，走出了人生一个壮丽的章节。

因为那么多的女性，三月才有了芬芳和妩媚；因为那么多的女性，三月才如此多姿多彩。三月与女性完美融合，这段时光才格外丰盈美妙，如诗如画。没有女性的三月，那一定是没有灵气的。唯有女性走进的三月，才充满花香与灵气，充满生命的质感。

这个日子，我们把虔诚的祝愿写给天下的女性。我们满心的祝福与期望就像三月的花开一样，那一字一句都散发着缕缕芬芳。这个日子，我们要让一个心愿悄悄抵达温暖的小屋，伴着春风的轻抚，笑化快乐；这个日子，我们要让那个诺言抵达期盼的心房，让这个节日的快乐写满春天的诗行。“三八”妇女节，属于美丽的女性；“三八”妇女节，属于美好的三月；“三八”妇女节，属于幸福快乐时光！

放牛

任文

亲精心饲养，不几年，我家的牛由一头发展到六七头。每天得有专人早晚上山放牛，经管一群牛的吃喝等琐碎事。放牛的事大多落在母亲身上了，可以说我家二十多年养牛的岁月，放牛几乎占据母亲人生的大好时光。同时，她还操持着一个多子女的家。

担任村小民办教师期间，我已结婚成家。分家后，父母亲分给我一头健壮的小牛犊，就是黑犏牛。虽然分给我一头牛，但牛还在家里牛圈里，我常年在教外教书，放牛的事自然得靠家里人了。只有暑假一个半月的时间，我才担起放牛的重任。这样，我的暑假生活就在放牛中不知不觉度过了。

放牛是件快乐的事。早起，扬着鞭子赶牛上山，一声清脆的鞭声响起，一群牛出了圈，上了山。一轮红日缓缓地山后露脸，整个秦岭南麓随之就会出现光芒四射的景象，山岭沐浴在霞光中欢呼雀跃了。一群牛低下头沉浸在山洼啃青草，尽情享受自由的快乐。几个老鸹在牛背上挥动着翅膀，好像一场舞会的指挥家；小乌叽叽喳喳地唱歌，集体表演着一支动听的丛林之曲；一只松鼠在松树上跳来跳去，十分机灵、可爱。我哪里顾得上欣赏松鼠，书中的故事吸引着我，《安徒生童话》中，“海的女儿”为王子祝福；“丑小鸭”历经磨难变成了“白天鹅”；“拇指姑娘”嫁给

了“花世界的国王”……那么有趣的故事！放牛的确是件快乐的事。

放牛也是件忧伤的事。好几回吧，因读书忘记了牛的去向，牛跑到邻家庄稼地里吃玉米，我既受到了父母亲的教训，又给人家秋后赔了庄稼。虽说有了一次的教训，却年年都有类似的事儿发生。让我最苦恼的是细雨绵绵的天气，连阴雨下个不停。早晨放牛还算好，打着黄雨伞风里去雨里归，赶着牛上坡下山虽有情趣；下午放牛晚归就难了，一群牛出没在山林里，若天黑前聚拢不到一起，一头两头牛找不见，冒雨摸黑满山寻牛，滑倒是常有的事。一群牛进圈了，家里人人才放心下来。

放牛是我人生一段难忘的经历，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黑犏牛”离开的那个场景：那年，我离开老家去古城中学工作，养牛已不能兼顾，牛贩子牵着黑犏牛离开的那一刻，黑犏牛不肯离去，我无奈地拍拍牛的尾巴，牛发出一声长叫，牛贩子牵绳而去，牛叫声在山村回荡……

春雨染绿了小草，绿草茵茵满山坡，牛在山坡吃青草……

好多回梦里，梦见自己一边放牛，一边读书，牛钻进茂密的丛林中看不见头尾，只听得牛铃铛的声响。好几头牛在丛林中啃食青草，我埋头读书几乎忘记了牛的去向。黑色的天幕拉下来，我急坏了高喊：“黑犏牛，你在哪儿？”穿越在丛林中的我，喊声嘶哑了，衣服被荆棘划破了，手也被扎痛了。黑漆漆的山林，几乎看不到一丝光亮，就我一个人那在山坡寻找一群牛的下落，一声声呼唤我领头牛“黑犏牛——黑犏牛——”没有一声回应。我气急了，面前是一个斜坡，猛然向前冲去，脚下一滑，身子飘飘忽忽地掉进了深渊……我“啊”的一声大叫，惊醒了，原来就睡在床上，怎么是梦呢？我的“黑犏牛”哪里去了？

梦中的“黑犏牛”是我家饲养的一头牛，长得魁梧雄壮，背上有白毛。养这头健壮的黑犏牛，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土地包产到户那年，生产队分给我家一头黑色的母牛，父母